

爱在细微处

振华中学 崔琳 指导教师 胡秋芬

奶奶的爱,朴实醇厚,流淌在细微处,滋润我心田。

因为学业忙,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家看奶奶了,十一假期总算抽出半天时间。坐公交车到老家已是中午,奶奶早已准备好饭菜。不出意外,又有卤鸡腿和红烧排骨,我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
奶奶看我不动筷,急切地问:“怎么?不好吃吗?是不是奶奶手艺退步了?”我的奶奶啊,宁愿怀疑自己的手艺退步,也不愿相信是我吃腻了。我抬头望着奶奶期盼的眼睛,终是不忍:“奶奶,这两样下次就别做了,怪麻烦的。”奶奶的眉头舒展开,挑了块肥嫩多汁的大排骨夹到我碗里:“这麻烦啥?我孙爱吃就行了。”看我啃起排骨,奶奶满足地嗔怪:“你小时候老吃不够,天天吵着让我做,你忘啦?”这句话让我不由回想起儿时的情景——那时只要吃到好吃的,我总会跟奶奶说:“奶奶这个好吃,我明天还要吃,后天也要吃!”所以只要是我爱吃的,奶奶便会一直做,日复一日。

想到这儿,我不禁有些愧疚——说好吃的是我,吃腻了的也是我。可奶奶的心意却始终没变。

拿起筷子,闷头吃饭,却发现奶奶碗里没有鸡腿排骨,而是一些看不出样的东西。“奶奶,你吃的什么?”“大杂烩,喷香来!”奶奶享受地说。

嚯!那哪是什么“大杂烩”呀?分明是头天剩的扁豆混着今早没吃完的烂面条,加了点菜汤罢了。我给奶奶也夹了个鸡腿:“奶奶,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,你也吃……”“我不吃。”奶奶护着她的碗,又把鸡腿夹回我碗里,“吃不了的下午捎回去吃。上学不容易,看你瘦的,得多补补……”听着奶奶絮絮叨叨地关怀,我心里五味杂陈,口中的饭菜变得难以咽。

该回城了,奶奶一直把我送到公交车站。等车间隙,奶奶把装着鸡腿和排骨的塑料袋塞到我手中。又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编包。打开,三百五十元露在眼前。那是奶奶这个周早出晚归帮人摘辣椒挣的钱。奶奶抽出那三张崭新的百元钞票塞到我的衣袋里。“我有钱!”我用发颤的声音对奶奶说,手忙脚乱地想抽出手来把钱还给奶奶。“你有是你的,我愿意给,你就拿着!”奶奶假装虎着脸,把钱掖得更深些,替我整理好衣袋。“在车上警醒些,回去买本子买书……”衣兜里的三张纸币,沉甸甸的,带着奶奶爱的温度。

车开走了,奶奶的身影渐渐淡出视线,泪眼朦胧中她吃“大杂烩”的样子却越来越清晰。

闪光的那一刻

阜安中学 张一帆 指导教师 任玥颖

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在舞台上倒立腾空的那一刻,我的内心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激越与澎湃,一个月的挥汗如雨、废寝忘食成就了我闪光的那一刻。

回想一个月前,我的舞技还很生疏,尤其是对于“倒立”这类高难度动作,我几乎一窍不通。内心胆小的我总怕摔倒,每每脚刚擦到墙面就狼狈地翻身下来,一次完整的动作也没完成过。想到距离比赛仅有月余,我失望地坐在地板上,望着镜子中的自己。那一刻,我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和信心,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练习街舞,怀疑自己能否继续追求梦想。

妈妈也注意到了我的变化。当我再一次因为失败而沮丧时,妈妈拿着一幅画走进我的房间。“这幅画画的是一种奇妙的植物——非洲尖毛草。你知道奇妙在什么地方吗?”我懵懂地摇摇头。妈妈继续说:“当春天来临时,别的植物快速生长,只有尖毛草生长极其缓慢,但是半年之后,受到大雨的滋润,这种植物会以每天一尺半的速度疯狂生长,最终长成非洲大地上最高、最茂盛的毛草。”妈妈的话,一下子触动了我的心,眼泪湿润了我的眼眶。有一股力量在我的心中滋长:我要像尖毛草一样,厚积薄发。区区倒立,怎能拦住我?

于是,我开始更加刻苦地训练。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锻炼臂力和腰力,拉伸五分钟,单杠五分钟,举重五分钟。接着是平衡训练,双脚腾空的瞬间张开十指,扣住地面,用心感受指尖的支撑力,摸索受力的角度和节奏,调节支撑平衡。一秒,两秒……我能保持腾空的时间越来越长。汗水一次又一次浸湿我的后背,肩膀和腿上也常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,酸痛难忍。但想到尖毛草,我再也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,我选择继续前行,不断努力,把所有挫折化为前进的动力。

终于,我站到了街舞表演的舞台上,既紧张又期待。熟悉的音乐响起,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流畅到位,充满力量。来了来了,节奏越来越快,鼓点越来越密集,随着伴奏高潮的来临,我单手一撑,双脚侧向腾空,轻巧而稳当地倒立在舞台上。那一刻,我忘记了台下的观众和评委,也忘记了曾经遭遇的挫折和失败,我只感受到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美妙,我只看到自己在街舞世界里的影子。

当我站在领奖台的那一刻,我明白了,无论经历了多少困难和挫折,只要不放弃自己的梦想,一直努力下去,我一定可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精彩。

烟花忍着疼痛燃烧自己,才能开出灿烂之花;河蚌受到重重磨难,才能得到耀眼的珍珠;金蝉经历蜕皮之苦,才能获得崭新的生命。人生中,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挫折和困难,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停止前进的脚步。当你真正实现梦想的那一刻,你会明白:坚持才能成功,厚积才能薄发,只要持之以恒,终会有闪闪发光的那一刻。

我们的老潘儿

实验初级中学 曲文龙

指导教师 庄聆秀

老潘儿姓潘,教生物,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
老潘儿四十岁左右,个子中等,长相普通,但不普通的是他的肤色,他大概是全校长得最黑的老师。我很难理解,一个黄种人,怎么能长得这么黑?我们班一位同学曾把他的脸比作黑巧克力,我认为挺形象。可他还总是喜欢穿黑色的衣服,衬得他的脸色愈黑,不仔细看都找不出脸在哪里。后来我们发现他不只是脸黑。军训时,就因为我们队列走得一团糟,他就陪着我们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小时的军姿。自己黑就算了,还非要把我们都晒黑,他的心可真够“黑”的!

老潘儿虽然“心黑”,但讲生物的时候还是很有意思的,他总能用最严肃的语气讲出最好笑的话,我们常常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然而,他自己却从来没有笑过。

我们班的生物很好,这不只得益于他幽默的语言,更得益于他独特的教学方法——学于课堂,却不囿于课堂。老潘儿上生物课,经常带着我们去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到校园内采集标本。有一次学校的花坛里一片狼藉,摧花的凶手早已落荒而逃。老潘儿巧克力色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他用食指扶了扶眼镜,扒拉几下花坛里的泥土,便推测出是刺猬在捣乱。那天晚自习,老潘儿带着十几个男同学拿着手电去花园中找刺猬。还是老潘儿眼尖,一下子就找到了慌忙逃窜的刺猬,并迅速将它堵到墙角。他示意我们过去,然后指着它的各个部位开始讲:“刺猬是哺乳动物,体表被毛,牙齿分化……”从刺猬形态结构到生活习性,他讲了好久好久。直到有个同学打哈欠问老潘儿:“这只刺猬怎么办?”他才晃过神来,用手电筒将刺猬赶走,带我们回到教室。也许是刺猬都听得不耐烦了,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听说过花园里出现刺猬的事了。那晚的刺猬知识牢牢地记在我的脑海里,但我更难以忘怀的是那天晚上老潘儿眼里闪烁的光芒,那是对生物的热爱,抑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。

2023年12月24日,长津湖战役胜利73周年纪念日。那天的班会课,老潘儿为我们讲了许多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故事,讲到动情处,老潘儿声泪俱下,我们也都哭成了一片。那是我第一次见识他的文采,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睛里噙着泪水,也第一次觉得他的黑脸闪耀着亮眼的光辉……

黑色是属于老潘儿的颜色,幽默,内敛,不张扬,却有自己独特的光彩。或许这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境界。

校园的色彩

实验初中 姜睿 指导教师 张淑清

在实初的校园,每个季节颜色各不同,美丽纷呈。在这里,我最喜欢校园春天的色彩。

天刚蒙蒙亮,我披上外套在校园中漫步。天边泛起微光,太阳露出了半张脸,与尚未退场的月亮各占半边,守卫着世界。新生的小草绿了满地。那种还未成熟的嫩绿,远看,像给土地覆了一层薄纱。路边的树上开满了簇簇不知晓姓名的花朵,明亮的鹅黄印在枝叶间,如同盏盏若隐若现的小灯,点亮了一片天地,风中也充盈着花的暗香。

太阳渐渐脱离地平线。四方的窗框把大块的日光分成一片一片,铺在走廊上。看似是对光明的“束缚”,实则给了光明最美的包装。同学们从阳光中走过,每个人都仿佛在发着光。红光交叠闪烁,像跃动的火苗,在这朦胧的清晨显得别有一番韵味。

教室里,身着校服的同学们捧着书,专注的背诵着。朗朗书声在朝阳中乘着春风,传遍了整个校园。路过的女老师不忍打扰此刻的氛围,轻盈的穿过教室,身上的紫色裙子点缀了这片蓝白。

上午课上完,我们去吃饭。餐厅前的那株早就开了花的玉兰,花瓣已被春风吻落一半,落了一地雪白,像一首迟来的情诗。太阳升的很高了。我在餐桌前坐定,透过窗外看到几个小学生在天桥上跌跌撞撞的奔跑。他们身上的校服红的亮眼,日光为他们披上奔赴太阳的旗帜。这些承载着中国希望的小小少年,正在春光中成长。

饭毕,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。这条两旁栽满樱花树的路被称为“樱花大道”。此时正是花期,樱花热热烈烈开了满树。一片片的白含着淡淡的粉,让人心中盛满温柔。几片花瓣随风飘落,有的落入大地的臂弯,有的落在行人身上,映着蓝色的校服,像不期而遇的星星。几个初三的班级正在樱花树下拍照,笑着的人和盛放的花随着快门咔嚓一声,定格成永恒。

午休铃响,舍友已经沉沉入了梦乡。风撩起窗帘,花香溢满鼻尖。我想象着空旷的实初校园,不知没了人声鼎沸,那花开花落的春意是否会更加美好?

我沉沉入了梦乡。梦里有群实初学生,在这最美的春色中,快乐的成长。

